



三蘇先生文

東坡先生

序

六一居士集

八

夫言有大而非誇誇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
 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
 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
 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子墨子之言行而
 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
 之學遂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
 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
 本之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
 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
 方秦之末信志也使復有一子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不於其言善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雄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子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其家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况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者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諱而攻之能折因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然有耀於上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涵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頌頌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言斯祐夫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乎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此使

子没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天下明聖認修取士法風為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篇於其子棻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子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范文正公文集

慶曆三年秋始納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書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外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

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賦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
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魯節之京師又十一年
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
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
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
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柱石文字中以自託於門
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
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殊仕而後學者也唯陰侯見高帝於
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
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生論曹魏孫權規取劉璋因蜀
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虛試為之而能倖其
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前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
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篇為文一百六十八

其於七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
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
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
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
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樂全先生文集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
宗其論盛衰章禍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
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
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
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
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
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
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

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賤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寔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試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以數言而決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

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

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鳧繹先生詩集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章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工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

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
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
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
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錢塘勤上人詩集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殺往翟公大書其
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世以為口實然予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
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
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
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
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
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
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上於公

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
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孝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
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孝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
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
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予然後
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
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安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
於世予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
傳也

邵茂誠詩集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
相值實難壁嘉丘屢乏山而得成虛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
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
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

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賤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予
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與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
百篇予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
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孝強於恭儉孝友而貫穿法
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子固京其任繁難以瘁
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予過高郵則其喪在焉
入哭之敗幃瓦灯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
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
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予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
意也

山表聖 奏議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司空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
盡言不諱蓋自殷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
二宗之聖也曰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

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矣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
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
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特
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
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
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
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
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全公之
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
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杭州送進士詩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述古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
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
下而登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

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月乙酉燕於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驕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南行前集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霞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其與弟徽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闔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壯麗實入其目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雖然有備於中而後於詩數蓋以爲

君之作與弟徽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將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東坡先生

進賢進諫

漢高祖赦李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軾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李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士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君主之法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為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材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為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孫通不能致二世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

二生非之具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揚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俯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為社稷之衛哉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發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所過願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唐太宗夢虞世南

軾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則盡其言死則思其言想見其人形如夢寐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世南

不滅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而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軾觀唐文宗覽貞觀事而思魏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陵遲未易與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註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歎已至於魏謩譽之極諫願處於無過之地亦賢君之心也

張九齡不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一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節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爾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作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顏真卿守平原以抗祿山

誠以謂古者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為監

評史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特舜而後誅明矣蓋原有云鯀倖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耳如左氏之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

伊尹五就桀

聖人之所能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魯司寇墮郈隋費三桓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後歸于亳伊尹為政於商既貳於夏矣以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亮近之元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辭哉讀柳宗元五就桀書終篇備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教誨冀以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

曾參曰唯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各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擊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善哉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大史公載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苟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

子傳安也

子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感也耶近令兒子適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

我負冤千載而吾與蒙其詆自茲一洗亦古今之一快也

管仲分君謗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一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宰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之言也

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之後不復見於齊者子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子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又曰相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補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蔡洪羊臧族韋堅王鉷楊慎幹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楚子玉以兵多敗

為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眾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司馬穰苴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子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規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稱曰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

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死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罪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二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嬰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德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孟嘗君賓禮狗盜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上亦陋矣然微此

一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田單火牛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以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蘇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東坡先生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下漢興鑿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廢經術復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更秋之亂也其後有文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為能繼秦漢也元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肅宗使肅宗才使永王璣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省疆土此蓋五代之亂漢之治過

於唐漢有綱正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秦穆公漢武帝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滑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無取必有悖心且師行千里直諱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遣之曰晉人御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吾收爾骨焉漢武帝遣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公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漢武帝平蠱事

漢武帝諱平蠱之事疾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嗾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句大死也且為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穆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與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日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二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舂白春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主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一免穆生遂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人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為士君子終身之戒

酈寄幸免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子曰

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遊且相厚善也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碯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碯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為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於其車服之末位邪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也卓王孫暴富變虜也故駭而喜耳魯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之諛死而不已

司馬相如歸臨邛令其子相如為奉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病使使謝吉及卓氏為其相如又稱稱往吉自往迎相如觀之其意以為相如為奉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論蜀父老云以謂人子

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幾殆於勒矣諛諛之意死而不已始作封禪書相如真可謂小人也哉

司馬相如諛事漢武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鵬賦真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日

齋嬰田蚡

寶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六說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蒞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摻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為彊射不去誠恐虛語也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繆巧可以擒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主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爾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謬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為後世君子之戒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為惡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廉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祥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誣變入於一戰者從矣

最未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為公家忠計也語即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死誰當覆言之卒以其意曰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外將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併有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當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肯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楊子雲贊不及此

區區論功尔功矣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曰
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直不疑買金償亡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
惡也雖若孝悌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
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
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
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
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
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揚雄言許由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
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
曰允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

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捐遜之水尚汗牛腹則干戈之粟豈可捐哉
齊之口哉於此知聖人以位為械以天下為牢靡乎其不驕上矣

西漢風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移唯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仇簡亦作衛
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費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
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 太宗時士大夫
亦有此風至今未衰言嘗發策孝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
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兩漢用刑輕重不同

漢仍秦法至重高祖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
文始罷肉刑參夷之誅景帝復擊戮輕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
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
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
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衰平以輕法衰因上書

乞增重律法類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
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
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皆死非命真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
歸可不懼乎

邳彤漢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一郡議
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
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心無復征戰之意
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
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
其言而止

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
臣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
既爭之方上曰卿文臣且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

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全但恐羣
為之上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
略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

朱暉非張林均輸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為租官自煮鹽且
行均輸獨朱暉文選以為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為可行帝頗
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
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
為租則吏多姦資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為然發怒切責諸
尚書暉等駭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怨詔書過也
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奈何
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
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
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

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彊立不足多書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不其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夫

曹袁興亡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曹爲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

乃布衣褐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遥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瓊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二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

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管幼安賢於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日小

異便為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
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況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拍温謂孟嘉曰人不
可以無勢我能駕馭温夫温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
賊險怨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避世就閑海表其視
曹操父子負穿窬斗筭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
若文舉遠矣

唐彬

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邨二百里
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
此舉子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武然本傳云也帝欲以彬及
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是酒
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識者財
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
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
用技獨不見夫羣虱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維匿乎敗絮自以為吉宅
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揣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立火流焦
邑滅都羣虱處於禪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禪
中乎此阮籍之習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
之士疾之如仇雖獨賴司馬景圭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
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禪中間者也安能笑禪中之藏乎吾故書之
為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相温
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相温平生輕放浩豈許人
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過不遇如孟嘉也
庾亮不從孔坦陶四言

度亮召蘇峻孔坦與陶侃共討王道及峻未至侃急斷江陵之界守
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
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爲峻若經來是襲朝廷虛也
不從及峻將至侃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舟陽
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亮帥二峻果由小
舟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向道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
吾以謂召峻固失計然若從一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亮錯
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猶速馳行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嘗謂是錯
能容忍七國待事發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召王濬
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
諸侯服矣又當獨據狀後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鏡請車之詔或分遣
使若發其兵諸國雖亦不能一日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
未削爲反備既備而吳調兵食此真兒戲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
合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

却方面却嘉賓父子事

却嘉賓既死留其所與相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存家
服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請而
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
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孝方回可謂忠
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相溫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探封豕
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
坦之欲以女與相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
是以不與相溫之禍使却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
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
以避禍悉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父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
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

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惡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姤婦不獨禁其夫乃姤人之妾也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齊高帝云吾嘗使金土同價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履小履同價人豈為之故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為救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王景文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往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踏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卷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下

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手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飲竟斃于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傾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

蘇子曰死生亦大笑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唐太宗借隋史以殺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瑒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聞追赴太原晉雲勿不能逃為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手以此知為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之事不暇復為三子性命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借隋史以殺兄弟其意甚明新舊史皆曲為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

謂卜惠之歸也歟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為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雉鳴南陽童子曰得雉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語按之甚愚齊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下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中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李靖李勣為唐腹心之病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自有為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難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蕭望之之流三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黯以忠誠弭淮南之謀望之確然不奪

於此雖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有即罷官謂社稷之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二指與一足未幾於死也腹心之病則為膏肓不可為也李靖李勣可謂功臣終始一層之元勳也然其所為止備霍韓彭之流爾疆場之事夷狄內侮此以少擊眾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在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豈懵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黷武之志幾成不戰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勳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及強保唐室不絕如絛則二人者為腹心之病大矣張釋之戒番夫之辯使文帝終身為長者魏元成折封倫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孔子所謂有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可以喪邦者豈其然乎

白樂天不欲伐淮蔡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裝一傑士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國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

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必其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忘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韓愈優於揚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得詩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揚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堅爾至於提提仁義絕滅禮樂為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王聖人不起為救時反本之言為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具言道德則有取揚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劉禹錫文過不後

劉禹錫既取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言治道能以口說而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又疾字如文用事者不得與心爭也

宰相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曹騰參建相之策焉與梁冀比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雖已貶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

評文選

文選去取失當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表陋而蕭統充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辨今觀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驅作解事者

劉子玄辨文選

劉子玄辨文選所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要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烈女傳蔡琰

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心清河而立蠶書此漢之所以亡也哉禹錫乃敢以為此如小人為姦地子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
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女爭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沒之
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
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茫昧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李善注文選

李善注文選本末評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貞俚儒而之荒陋者也而
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奇慝暴三虜此禮所謂上中
下場言暴秦無道戮及孳稚也而八引荷政猛於暴虎吾公吾子吾
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為虜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其
多不足言故不言

五臣注文選

五臣注文選蓋荒心愚儒也今日偶讀秘中散琴賦云間登故音押
弦長故微鳴所謂琴者猶今俗云微聲也韋昭注云兩年之間處則
有故故曰間微微為云者今之所謂之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安故

云弦長而微鳴也五臣出小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市武大山廣
廣鳴鳴鳴鳴中散作序後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
其也必可必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
憑此思儒也臣既陋其至於蕭統亦其流爾矣王曰唯唯必謂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
有上且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以謬陋不一亦即舉其一爾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東坡先生

雜說

仁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常志於中
 自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
 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踏規矩四肢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疾隨
 之病盡而法完則心下期中日不存鵠一發十中矣四肢百體一不
 如法差如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
 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
 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豈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
 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故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
 死者矣非禮之害甚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剛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心仁佞者之心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卒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取吏如東濕不復以禮遇上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

當論情史當守法更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之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知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謂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孫送張琥

曷嘗謂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則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又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鉏文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

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求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轅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照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爲不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此

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没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孟津取上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上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學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明正送于俊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事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止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

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
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感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
以悲者感於愛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感亦不悲夫感則悲至感
則不悲人宜以感者爲正歟抑將以不感者爲正歟以不感者爲正
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
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
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
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
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
也願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

太息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
成聲今之少年多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之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

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發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
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或孝章猶在世而向
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奉廷上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
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常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爭訟以
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
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泯然而天下之上不吾棄以吾
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亦少游此兩人者士
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
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三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
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與少游之弟少章復從
吾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
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于
家三年然後出之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饕餮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慮也
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犯義者惑
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白山
之憾一笑可散芥帶之仇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
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以解枝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
悍其傷淫夷天激則流行將安追嗚呼佐步者湍佐闕者呼柴不立
其思之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如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
言愛而滿指費天恬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敝門為以壽
我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
定而偷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
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絕惡前為
唐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
常

論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滂滂汨汨雖一日千里無
難入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
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慎改竄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
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
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
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故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
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
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
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
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記講筵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講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

召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而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實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 眞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勸衆乃使人持去管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掘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 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 眞宗皇帝小恙爾然惟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 眞宗自嘗稱之殺却秋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 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蟻蟻遠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惟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某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日十五日侍遊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實訓至 眞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 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蟻蟻其言深切可以推

明 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其 惟意望 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問養生

予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乍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楛棹而與之上下如隨車輪而行及逆眩亂不可止而吾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燕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燕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

者與之雖孔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
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
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
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張厚之忠甫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
忠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
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
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
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智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
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
謂之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

如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
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
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
佩之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
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
意也

趙德麟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踈遠側微而不私
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勲名聞者 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
其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身磨之者甚備
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
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發書君令時遊得其爲人博學而文
篤行而剛信於爲道而敏於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
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

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
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
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亦鳳爲祥二子
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
下來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
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
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
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說

雜書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
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指世俗之所爭而於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
子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
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

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
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
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
能有其孰能置得長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
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
然以予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相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
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昇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
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自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自是以神
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竟竟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
以發千載之一笑

篆隸後

樂陽鄭博方字希道作篆隸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白說班揚賈許

一季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待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子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證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子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予愛鄙若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吳道子書後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

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盡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象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只今一人而已予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東坡先生

頌

仁宗皇帝御書并序

天禧中 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為太子
 諭德 帝親書十一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
 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為之頌一篇
 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
 弼信其賞罰身為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為三孰能僥仰其德不慙於
 皇 仁宗恭己無為以天為心以民為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
 頌之以退為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
 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
 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數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
 雖舊邦其命惟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

哉日新其德

贊

延州來季子并序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二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為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也且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

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呼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間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孔北海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呶嬰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傷懷屢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

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昨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揚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敗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井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與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

所以必特尊世絕俗使斗筭之流心破膽裂自是特知此而始予過蘇州虎立寺見公之畫像想其瀟灑餘烈為執鞭而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份為兗州以公畫碑示予乃地為之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忠莫已如公遇太宗兄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蘇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物也鄙夫可拜公像何以占之有祀其類公能此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井序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已乎豈特世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傳信於人譽之喬木封殖豈意自好也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乎君若無事而功利謀譽最盛於新進之士至

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麾之則去若此世臣巨美也
能予嘉祐中始識談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軍於襄陽公嘗許地多
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公與虜人相持不令
紀律邊人大恐虜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爭先公亦知其用
謹亮廣即日辭去公至熱勞將佐而已予於後五年公嘗言其功用
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智豈能坐糜爵成
近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予將往錢塘見公於其弟侯老堂飲酒至
暮論及當世事白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心吾言既去一年
而公薨矣六年乃作公之墓其墓以遺其子書詞曰
宗室魏公配命召祖顯名盛發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其
在外有聞無不聞高明廣大恒公宜相如木百國宜官宜堂天既厚之
又富貴之如山如河維室有之德變天子既既且寒終勞永息矣知
其賢臣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碑

湖州韓文公廟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有以參天地之化關萬物
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歎降而傳說為列
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富於尋
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
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
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
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饒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
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
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後於正德三
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身
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存者乎蓋嘗論大人之
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愚力
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氣能開衡山之靈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鯨魚之暴而不能...
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
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湖人...
之師自是湖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
子之言君子與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
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動在...
為... 效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
邦允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
者聽民歡趨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
里而講于朝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志其...
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
信之深思之至意高潔除... 見之誓如...
豈理也哉元豐七年... 公自祭始故榜曰...
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
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
帝夢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
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景不可望夜書詆佛譏君王...
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鱓如...
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臨吟下招道巫陽操牲雞下羞我鷓於...
與隸黃公不少留我涕滂沱然飲髮下大荒

銘

漢鼎并序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
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
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以夫無鼎...
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也哉...
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 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
惴惴焉視二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 是以... 周之地

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所以資在焉故也三國
爭之周人莫知所適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
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及於泗水
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
省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
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
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
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
亡若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
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二槐堂并序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
將安取來哉吾聞之中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

天者不待其定而來之故以天爲定善者以息惡者以肆盜賊
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
蒿在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
報至於王孫而其定也以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
也實異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
與守之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
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
容於時蓋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
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
之時皇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
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千年之後如持左契交
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
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
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

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欽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以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齊小人朝不及夕相峙射利皇郵厥德庶然能倅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履壽營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德威堂并序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路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仁宗 英宗 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 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下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公未病治亂之效於其可見公顧諟然不敢言乎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 朝廷

莫不為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欽舟以即俸求員劉曾來聘軾奉詔館客員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微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明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彊記雖事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絡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前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向陽守公將往而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路公展也大成公在洛歸於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頽公百年子孫千憶家子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

抵陳公則豈惟西人四方其詞之

九成臺

韶陽太守秋成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詞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一年且始存其人

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矣而有不

其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七形有聲

者皆吾羽旄丁威亮響匏絃豈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豳之下空

蒼梧之野下九嶷之聯綿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

號衆族上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

來鳳日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無韶成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